3487
1736
v.33

BERKELEY
LIBRA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東閣雜記三

李廷馨撰

宗廟配享　太祖室領議政趙浚義安大君和領議政南在興安君李濟左贊成李之蘭宜城君南誾漢山君趙仁沃　定宗室益安大君芳敬　太宗室左議政河崙漢山府院君趙英茂右議政鄭擢完山府院君李天祐鷄林君李兼　世宗室領議政黃喜左議政崔潤德左議政許稠左議政申槩兵曹判書李隨　文宗室領議政河演　世祖室左議政韓確左議政權擘領議政韓明澮　睿宗室領議政朴元亨

東333395

成宗室領議政申叔舟領議政鄭昌孫左議政洪應
完山府院君李復　中宗室領議政朴元宗領議政
成希顔領議政柳順汀領議政鄭光弼　仁宗室領
議政洪彦弼右贊成金安國

源左贊成李彦迪　仁祖第二男神豁君王后誕生○諡忠靖○諡文孝○諡文忠○諡文貞○諡文敬○諡文獻○諡忠定○諡忠元○諡忠貞○諡忠烈○諡忠翊○諡忠莊○諡忠敏○諡忠愍○諡忠烈○諡忠翊○諡忠莊○諡忠敏○諡忠愍

漢陽人　諡忠貞○諡文敬○諡文獻○諡忠定○諡忠元○諡忠貞○諡忠烈○諡忠翊○諡忠莊○諡忠敏○諡忠愍

晉州人　諡忠烈○諡忠翊○諡忠莊○諡忠敏○諡忠愍

慶州人　諡忠莊○諡忠敏○諡忠愍

景節公　諡忠敏○諡忠愍

潤德公　諡忠愍

天祐元柱○天祐通川采演○天祐清平山人官兵判

安襄太祖第五子○諡安襄○諡安襄

南陽人　官領相諡文貞○諡文貞

晉州人　官領相諡文貞○諡文貞

南陽人　官領相諡文貞○諡文貞

晉州人　官左相諡文貞○諡文貞

晉州人　官左相諡文貞○諡文貞

晉州人　官左

謚文成。彥昇字子美。號墅齋。南陽人。謚文僖。○連
源字西客。陳保恵。青松人。謚忠恵。彥廸字復古。號畎
蘇。駱州人。謚文元。脩北文
蘇○舊本多誤。並訂正。

李延城石亨魁正統辛酉文科又魁同年生員進士
試一年三壯元設科以來未之有也其後申叅判從
濩魁司馬試又殿試重試一人三魁亦無有過之者
其次鄭河東獬延丁叅判瀚魁殿試重試李陽城
承召權翼平墀尹斯文並魁初試會試殿試三捷李
賛成珥魁會試殿試又魁同年司馬試李斯文亘茂
捷文科有文名官至洪州牧使有五子長曰蓍武科
咸鏡南道節度使次曰苞領議政次曰荇左議政次

李薇

旧答武科郎官次旧兵刑書判書五子登文武科正
德丙子上遣官致祭于丙茂墓石亭字伯王鄉榜軒
康○徑渡字次部鄉三魁壁高壁迎入官禮參議樞謚文
景錫鄉顧慶羅州人贊成應之子官吏曹伯○孚名
字旅休鄉三隱男城入官權判謚文簡舞字伯說南
原人官府伕○珥字叔獻鄉宗徑德水人官贊成謚
文成從孔廟○宜茂字文卿鄉敬齋之子官領相謚
文獻著官兵曹參判字擇之鄉
咨齋官左相謚文獻著官都
元改名敬字子佩官至禮判

丁克仁字可定鄉不愛軒居于泰仁縣治經老而牛
第七十拜正言引年退老于其鄉訓誨後進且與鄉
人行鄉飲酒之禮作不愛軒曲以歌之成廟下書
褒其廉介賜三品服今本道觀察使以時走卒克仁
老

人官正訛

咸鏡道儒生朴允齡集書寄代鳴入疏 成廟下問
誰所鳴也以允齡對命名于政院賜酒肉出箭筒使
書其面以入仍以御書屏風賜之雖小藝其嘉賞如
此(按他史允齡卒作此云卒未知孰是)

成廟筆法甚高 中廟以成世昌能書識筆法下內
藏真卉名于張旭自內不辨 成廟與坡書其辨別
以入世昌分類以啓之(世昌字蕃仲號晩翠昌寧人官左相謚文莊)

韓明澮搆亭于漢江上游而归狎鷗有景致嘗有詩
使欲往游賞明澮請設 成廟臨幸日以侈觀瞻 成廟

不許明濬作色而起臺諫以無君請罷命竄于外尋放還

俞好仁在 成廟朝以文章最承恩寵親老乞養由修撰除山陰由校理除義城最後以掌令又乞歸養上使之慰母來京病不能致御札下銓曹曰好仁事親日短可除其隣晋州牧使銓曹辭以不可無故徑遞以毁成憲乃待陜川之闕除之好仁雖在外任上令歲抄錄進所著詩文輒加褒美賜母食物時曹梅溪亦歲抄補外與好仁同被寵渥迺出常數人皆榮之○好仁字克己號潘溪南陽人官掌令母李氏以節義著○偉字太虛昌寧人官禮參論文莊○上遣中使

宣醞于好仁令送其酵醞以眼前所見離別之物為題使之賦詩中使如上古以江上燒水船為題乎韵詩曰所遺春日柳青青綿蛮黃鳥緡蠻黃鳥烟霞夢來洎蘆花細雨汀

燕山甲子洪文匡公貴達被禍其子彥忠謫配真寶縣自分必死擬古人自挽作碣銘云大明天下日光照國男子姓洪名忠字直生世五十四字之攻在世卅有二歲而終命何云短意何其長卜于古原茂林之鄉青山在上灣碕在下子孫萬歲誰過斯野指顙徘徊其必有感於者矣貴達字兼善號虛白金溪人彥忠字直卿

正德

李成齋荐燕山甲子竄配巨濟感念存亡作十絶各

有注詩曰致譬紛三萬口騰此公心地不模稜楚江何處孥遺佩願寄纏綿五絲繩鄭希良湾夫壬戌五月五日沈江而沒○希良字應教海州人合在白虎鄉一謫塵區海愛奈痛哭廣陵今已絕此生無復聽義洋林閒仲說甲子六月十五日遇翠軒橫劒白刃獨能前天崖妖氛翳白日是半夜夢魂如夙昔數行青淚濺其禮○閻子固居○閻子固修撰翠軒地名在廣陵城東入官河橋之北有白氣余夢入官河橋之北有白氣余夢入官河橋之北有白氣余夢

名行記欲倩士華筆述以傳之後世云乃翁高節
○秋晌經術文章漢吏生門也終須一網盡聲狐寧復
是天晴李勿齋直言寧之甲子是年秋亦遇於潤其父朱漢君
○城君得之庾使正朱溪名深源考亭大潤君歸自閩杯無遺
○幼亭子寶放君容之孫伯逋曾孫狂懷怀
西南歲月重霜風變盡紫聲草竹山路上蒼黃回烈
火終椎百丈松成重淹季甲戌冬以史事謫戍嶺北
○方重認為季文也○禮風流自有源生死保身知汝獨高墳四尺漢南村
甲子赴杜曲被拿上京遇季文於山路相見不識盖
形貌異前聲音如舊而別後是清門詩
又甲子六月被也○辨江陸覺而
○哭處善順興人高麗文成之子文成名珦改名裕高麗
善善之
五。

贊成從祀文廟南塞難逢西鴈迴夜來風雨漫相催白頭湖海惟君在青眼江山得我開南來士華時論陽德○相逢景商山迹遺隱千峯濟水流洋萬壑尋公達池邊一盃清樂時文字度與溪權敏手放達論在尚州去年秋全別放達於公達池上有公達池邊一盃酒西風君勿生離愁秋來雲雨之句○放手達于之子歸退齋尚大憂不逢晴愁殺庾嶺黃菊莖九死一身心尚在擬將餘齒看河清

金斯文命中乃名外家四代祖也登 世宗朝丁卯文科官至通政參官廉潔清名著德郡守其通孫也家人撤衙內鋪席而來他日設諸堂中先祖見問始

知之怒責之即承之將遷之適鄰友見而止之曰遷
遠無乃太露乎君既不欲留之遺我先祖笑而與
之命中官執義敬入劾丞相良之子也○李
公父嚴婦悟齋蔭經歷義協金應民之婿
成希顏成顧朝擢科選入王堂最為周歲居父喪
服闋拾致廟門仍賜鷹馬曰以養汝母樂山嗣位從
幸楊花渡令從臣賦詩希顏詩有聖心元不愛清流
之句樂山怒之以吏胥案判送付刑司勇毅年未遷
希顏見樂山淫虐日甚宗社將危慨然有撥亂反正
之志顧無可與計事者朴元宗乃月山大君之婿家
也傑魁早賢為武士所推仰希顏欲與之同事而無

交分隣有武人辛允武者與元宗親密希顏使允武
徵諷之元宗躍起曰此吾素所蓄積也即與希顏定
議又以史書判書柳順汀有時望不可不使知之仍
諭其意順汀從之丙寅九月欽山將游長湍石壁希
顏等擬於其日閉城門推戴晉城猶及手也適值其
行時預謀者漸衆皆踴躍忠厚不可洩且恐日久
事泄乃於某日夜約會于訓鍊院其同約者與聞風
者爭趍之乃進陳于敦化門洞口分遣力士撲殺慫
慂為惡者任士洪慎守勤等宿中宿衛承旨及力士
等或由水口或緣城而下爭赴庫前宿牛一空乃啓

于王大妃尹氏奉晉城大君卽位于景福宮發牘爲
燕山君放于喬桐縣亦不易肆中外帖然宗社再安
希顏等之功也宗王子德泉君孚生之文○久武寧
山人功臣久文之弟官刑判參請熙翠詠○娚士
洪序而教豐川人西河君元潛之子癸城君啓之婿
朱溪及君溪源姑母夫官吏判世濟其忠爲國臣妒
正閽門詠寬○侍勤序勤仲居昌人官領相
施中而信廢
國舅
燕山既廢大臣議安置節目配于喬桐縣內人四內
官二飯監一隨往堂上官一員領庫徒去燕山紅衣
着筐不帶由內殿門出仗地言曰予有大罪特蒙上
恩不死乘轎出宣仁門敦義門低筐不能舉頭初日

宿行禧宮宿金浦宿通津宿江華抵喬桐縣陪去將
沈順淫復命回啓曰無事陪去一路耆儷感奔走爭
相指視有快意至安置所則圍籬峻高不見天日
只有一小戶通飲食纔入圍內侍女等皆號哭臣告
辭則傅語曰以我之故遠勞多謝云 中庵傳曰聞
前王之奇不勝動念予以宗社傾危臣民推戴迎於
衆情不獲辭避以至於此然前王一則君臣一則兄
弟今天氣漸寒衣服物膳可隨送大臣等啓曰臣等
大義已絕不敢向心殿下之教出於至情賜送為當
上又傳曰喬桐必無毛衣毛衣及食物欲別送啓曰

上教至慘然過則未便使其催免飢寒及夫至十一
月衛將以燕山疫疾苦痛馳啓上欲遣醫救之不及
其侍女等曰燕山臨欲無他言但曰欲見慎氏卽其
妃也傳曰以尊禮葬之且停朝市定墓直何如大臣
等議啓曰禮葬用王子君例請朝市定墓直不可爲
也傳曰然則令京畿監司檢擧喪事本官禁火禁伐
慎氏守勤妹領相
韓成公承善之女
工曹參議兼經筵參贊官柳崇祖上箚略曰暴者前
王大失人心幾傾宗社二三大臣因天命人心奉王
大妃慈旨推戴殿下殿下迫於臣民之請不得已正

位宸極而敬奉前王之誡甚篤使宰夫監膳幸姬侍
從將士扈衛以扞不虞服御物膳給繹於道不幸遘
痛奄忽昇遐陛下哀傷痛怛撤膳撤朝欲盡喪葬之
禮議于大臣而大臣之議恐未合義臣竊惟君父一
體父雖不父子不可以不子幷帋載見瞽瞍堯、齊
慄瞽瞍亦允若豈以瞽瞍之頑而廢我生事葬祭之
禮乎太甲敗度敗禮伊尹放之桐宮葬其悔悟太甲
若或未悛而崩則喪葬之禮當何以處之也幽厲亂
亡雖加惡謚而王號未替前王得罪宗社固不得附
祀宗祧而人臣為君喪葬之禮不宜若是也葬用陵

儀別立主計聞上國情之至義之盡也宋太祖之於
恭帝我　太祖之於恭讓其喪葬之諡之禮亦可法
也上國使臣若問之則不可不預為圖也文飾以對
非事上示下以誠之道也　中廟令廣議之皆以為
不可施行柳子光力排其說至請付有司鞫問其情
朴元宗等則以為不宜在近侍命上通經遷官兩同
以有妨言路請勿遷等之不得標祖宗考全
崇山之妹即慎守勤之妹也守勤之女又為　中廟
潛邸時夫人方崇山等亂守勤為相美原孫同為相
有廢昏立明之意而適當赴京一日與守勤從容

及妹夫與女婿就親以探其意守勤處曰世子英明
只特此耳龍孫默然遂行日處其言之泄未及回踵
疽發背而卒及正之日朴元宗使力士擊殺守勤並
其弟守英守謙等　中宗即位翌日領議政柳洵左
議政金壽童等率柳子光朴元宗柳順汀成希顔金
勘李荇權鈞韓斯文宋軼朴楗鄭眉壽申浚及六卿
參判以上啓曰舉義時先除慎守勤者欲以成大事
也今者守勤之女入侍大內若正壺位則人心危疑
人心危疑則有關宗社請罷恩出外傳曰所啓甚當
然精神之妻何以為之再啓曰臣等亦已料之矣然

於宗社大計何請天決無留傳曰宗社至重何計私情當從羣議即夕慎氏出高河城尉顯祖家免孫用林晉州人菊塢希逸之子右相諡簡憲○阿子判諡詮貶昭守○阿子宋希明第老圃文化人廣州人官二相諡文僖壽童字眉叟仙洞延安人官一相諡文敬勳字子厚廣州人官二相諡文忠清州人初名簡文清山人官領相諡簡文貞壽子淩字子漸號雪谷官吏判諡文簡○阿子安東人官一相諡文忠○阿子安東人官一相諡文貞○阿子安東人官一相諡文正卿于陰城人官吏判諡忠簡

其檄書略曰　太祖創業艱難　世宗德教休明
成宗一遵成憲節用愛人民安物阜鑄世昇平不意
嗣王暴虐無道父王後宮杜而殺之翁主王子流而
囚之墓誅之言者寘之誅之戮辱大臣賊信忠良父
子兄弟收司庫坐甚於秦法發人之塚禍及枯骸寸
斬之刑碎骨之辟是何等刑也奪人妻妾恣行淫慾
破人廬舍以廣園囿先王陵寢盡為狐兎之場先聖
祠宇變作熊虎之囿徵斂無藝民不聊生不特此也
宗妻兄弟妻妻通令相奸三年通喪忍短其制父母
忌日亦啓羅之彝倫亂數人道滅矣其他土木之役

聲色之好池臺游畋之娛翕然獻花卉之翫競以靚
貢盈之豪浮於樂約生民一時之苦固不足言萬一
大弊竊觀神器一朝遷於貴姓之禍亦或可慮
成廟二十六年禮接卿士信義忠義者正名今日也
晉城大君 成宗大王之親子也賢而有德中外屬
望謳歌所歸茲以某某等僉推戴晉城某月某日舉
義兵移書諸道約日聚京師在朝公卿百執事宜速
推戴以扶宗社之危云云 (原文子清晋州人原文判
諡忠定顯字顯之今義人)
原大諫敗孫字伯
雲金海人原亨學
正德丁卯參議柳崇祖行護軍吳判尹李克
墩領議政金克

十一

成長人南豪等密啓醫官金公著庾孝朴耕儒生趙
光輔李長吉等欲害朴元宗柳子光盧公弼等鞫于
殿庭至用烙刑取服以謀害大臣亂朝廷斬公著耕
輔連人等流配有差光輔拿致闕庭高聲朗誦書史
見柳子光大呼曰子光小人也何以居此地也戊午
年誣儒賢良如金宇直之流書為被殺今又欲為何
事也請得肉方劒斬任昌頸盡聖后任賢相則善治
可見矣成希顔問曰任臣誰也光輔曰八子光也語
朴元宗曰汝推戴聖主功果大矣然何為家舊廢主
內人耶又目希顔曰筆者歸訓以汝為名儒今何以

與于光同罪耶又指史官姜洪李垙曰姜洪汝父無
罪被教矣汝等乃史官當以善言特書可也杖十餘
下但痛哭而已元宗曰真狂病人也赦之論功貴衆
克成等加資崇祖以嘗知其謀而不即告聞欲貞時
啓之意迨其事發欲免已罪而啓之杖訊長流南海
耕潘人
知樞世襄公董之庶子字伯牛善書○先輔已卯名
人光佑之兄一本作元輔誤○長古似是灘叟李
慶之序而未詳是否○公衡字希亮錦菊逸佑俾齋等
山人官史判諡文忠○訓字師古清州人官修撰○
洪字自頑晉州人驍騭利溫之子○垙字垙之延安
人府使
柳子光者府尹柳規之孽產也少無賴有勇力爲甲

士李施廣救上書自薦請討賊 光廟奇之召試殿
庭捷如猱援及徐軍逸甚就任之以兵曹正郎擢文
科壯元 睿宗初即位告南怡謀叛誅功封武靈君
天性好佛見者側目方 成廟屢慷納諫子光欲鈎
奇圖利論薛州倉以國舅有致富之狀 成廟燭其
奸流配朱茱金宗直為咸陽郡守見子光詩題于壁
令撤而焚之曰何物子光敢爾耶子光聞而切齒然
以宗直氣節方隆及為阿附納交甚卒也為文以哭
之比諫王通歸葬乃還 仲子修 成廟實錄李克
墩為史官堂上見宗直文集編吊義帝文以為意指

光廟與子光曲為營釋以告徐山遂起大獄宗直論
以大逆其門徒金朋孫等咸誅或竄一時名流盡矣
子光參鞫其獄極其鍛鍊其議讞之際傳教若加嚴
刻則子光俯伏于內陛之前曲畫阿媚之態似若庚
謝者然且曰此輩不可遺一人推官處之慎勿手止
之曰武陵何至為此言耶子光大沮前此湖內殺頷
宇直所書畫請撤去人皆以為報威陽梵詩之怨也
其他逢迎徐山導惡媚讒者亦無所不至朴元宗等
及正時議以子光歷事多謀不可不使知之臨發始
使人諭之且戒以若或首鼠遲留則擊殺之子光幾

聞言即戎服跨馬而出且使家童賫酒若遺之人莫
曉其意及到陳中九請遣將士之際倉卒無可為信
符者即裁剪作符人服其智於第功之日子光愈於
元宗曰子光既錄勳於先朝今日之功乞讓與子房
而已無預焉元宗許之而子光方自秉掌磨勳又
不可不錄故父子遂並得參人以為元宗等落於子
光術中　中廟初年公論伏張南司及王室勿其罪
惡削勳出外而收其子房及弟並不得其死（規堂先
尹諱貞肅號墩庵廣州人學士高麗一朝諡望乎○朝
孫字季雲號謹齋全州人唐獻納勝琢之弟○房字
子忠封武襄君）

柳子光一日趨朝袖牛出扇撾數次忽勃然作色曰怪哉此扇之所書也示左右以所書則危立至四字也再三彈指仍歎息曰昔請闕時始出此扇於醫中而把之不離於手伊誰書此耶在莫甚焉聞者咸怵之徹而敗矣

正德戊辰御筆干政淩曰自古人君孰聞其過者少惡聞其過者多人臣知其君過而敢諫遵正者是謂直臣也知其君非而進諛佞者是謂諛臣也昔者唐太宗外有納諫之量內有慚德君不取也若有過失則外庭羣臣皆可盡言況帷舍之地乎方今予之

得失爾等各陳無諱雖有過言亦不加罪仍賜黃毛筆四十枚墨二十笏于政院及藝文館問今賜筆墨凡予過失直書無諱

文宗顯德王后初葬于坡山號昭陵 先廟丙子成三閒等之亂后之母崔氏及其爭權自慎被極刑因並廢后移居水順居民僅識其處 成廟朝布衣南孝溫上疏請復位時人皆指以為狂至 中廟癸酉兩司及玉堂廷爭踰時得允復位歸如初卜吉遷葬于顯陵同塋異原提調宋軼全應箕等送事後啓曰臣等當初深慮久遠腐朽無餘及開壙則內外

梓宮俱存歛襚完全然年久只有形體故改以新梓
宮新衣襚凡事無憾且改歛時宮人及內官難進去
而此莫大之事不可不親監故臣等親監歛襚矣頻
王后母崔氏卽正嬪之父○孝溫字伯恭雅秋江
殯杏雨宜寧人進士謚文貞○應箕字伯春號屏庵
善山人官左
相謚文獻

安南國使臣阮莊等來朝此亦頌詩于玉河館門扉
曰鳳凰畢衆鳥五彩耀毛衣哦咿翔千仞啣瑤實德
輝偶來集金闕顧脚生悽迷況復秋霜肅百卉日俱
腓梧桐陰已薄琅玕實亦稀簫韶又不奏歎息何所
依振翮凌雲去吏傷南天飛時正德癸酉也

正德丙子遷都承旨李自華葬于逸山君墓左承旨
申錦葬于魯山君墓其孫逸山文曰予以胙胤儒國
中屯上惟祖宗下迨民譯之不獲乃至於此兢惕
實深予懷曷已終始友于庶紓斯志一疾斯掣天亦
何酷日月流邁遐慕深切茲得薦奠敬告予情物至
兼薄奠格享誠答魯山文曰予主神人今將一紀德
雖云寡施無有戚徇思孤墳遷在東郊香火寥寥
六十年言念至此良用惻然悠悠人事夫孰非天修
壞之期有數存焉打點列聖默誘予衷咨議廷臣俾
言亦同天人意協載葺隆典守墓有人四時有奠云

將事固遣臣是告冀諒予忱庶歆菲薄自華字實而星州人官禮參錦字大用平山人官吏判諡文節鄭光弼宏辭有量李相克均一見以公輔期之時閔夾局克均為掇載官光弼位終學正擢按部廉之任一委綱摩燕山時論牙山尋又拿來繫在正閑親舊諭送餞忽有以廢立來告者座中皆歡呼失次光弼獨默曰此乃宗社計也仍却肉楪曰未知故主生死也見者歎服及希顏奮向石申用溉不能當一節光弼為之代為相克均字邦衡廣州人官左相諡仁宣初肅敬王后誕元子即榮靖王

十六

淳昌郡守金淨潭陽府使朴祥因來言聊名上疏極
論愼氏無罪見廢朴元宗等挾功專擅使殿下不得
正其始且陳無以妾爲妻之義請復愼氏仕鏞說其
切直李荇爲大司諫倡言愼氏嘉禮在章敬王后之
先今若復位而生子則難爲元子地指爲邪論大司
憲權敏手等和之請拿鞫賴大妃救解只坐徒配時
朴犢生婿年長而詭冠後宦覬覦非分淨等之請復
愼氏非支正當初處置之失蓋欲防禍於未然也荇
等以書庵及請罷書庵爲正言首論荇等以言
官及請罷言官塞言路効荇由是不容於清議金安

老在玉堂發而是之論出南廣州府尹歸淨字元冲歸
入官刑判謚文簡祥序昌世歸訥齋忠州人官翰教
謚文簡○著中書舊一男母敬嬪朴氏封福城君
○靜菴名光祖字孝直漢陽人官大憲謚文正從
祀文廟○安老序頭叙歸希棠堂延安人左相
中庸學經筵講禮記論及秦屬公講官金礪奇遵
等徵及為燕山立後之意領議政鄭光弼亦謂論
上延訪于他大臣並論燕山曾山立後當否又令文
館禮曹博考古制竟以議不一而罷只令曾山夫人
宋氏燕山夫人愼氏生存時官給祭需以祭之後韓
山郡守李若氷上疏請為曾山燕山立後且論嗣之
死罪狀未明請示悔悟之意嗣乃王子福城君也前

此金安老以朴嬪咀呪搆徵朴氏及嚬並賜死士召
領議政尹殷輔等示若氷疏傳曰此三事雖砌而欲
言者拘於忌諱而不敢言如此之言至貴也權奸當
國外托東宮使人不敢言內挾私毒以害之因朴之
罪以及於嚬自上雖有不忍何能止之嚬罪實無名
也有一女置民間已長而士族無與為昏者予意復
其職則其女可與士族昏姻而追悔之意人皆知之
若氷此論扶植綱常大端也殷輔等回啓曰魯山與
山事不可更議嚬之罪不可詳知但已絕屬籍恐難
輕議大司憲柳仁淑大司諫慎居寬等交章論若氷

敬為燕山
通鑑為燕山立後發此評論極為兇慘嗜之罪係關宗社而至引漢武悔殺戾太子之事以望殿下悔悟至為悾戾請拿鞫床罪上從之弘文館以為求言之後以言推訊言者有妨言路上劄爭之若永得免為魯山燕山立後乃一事也而前後廷議之相背如此碻字賢仲光山人官應教謚文貞○魯山夫人閔氏即定順王后藉礪山礪良府院君貞懿公珍壽之女燕山夫人慎氏居昌人領相承善之女○殿卿序南卿海平人官領相謚清放不波字尊明號靜庵晉州人官刑判謚文貞居實字栗而號戇齋居昌人官吏參議序初號○若氷序嘉初號○禁簡○若氷廣州人官吏正

正德戊寅刊 司玉堂藝文館交重請嚴明褒罰大旨

六

等亦啓之累日不允副提學趙光祖請面對極論之
翌日又停籠負伏閤四啓不允光祖嗽出謂同僚曰
日已暮矣言官皆已退我輩雖被衆責猶當竭誠論列
終夜不退以回天為期僉曰教曰此事亦豈不計此
以其來已久而難之再明日召大臣議而衆之歸後
光祖等被衆嘉靖乙酉因慈殿未停召大臣諭復立
之意鄭光弼等議以既罷不可復立上令更議光弼
等再三以為不可最後啓曰自上非不知其不可而
為慈殿如是下教臣等不敢廣議請復立
乙卯春臺諫啓請革寵女樂禮曹啓政府同議啓曰

女樂之用三代以上則未可知若古文用之於宮
中今者內殿所用女樂不可廢也請革外方女樂京
妓則勿革兩司請並革享妓竟以內宴無可代用者
大臣難之不果革一本作己卯

正德己卯二月射矢于達者門檻書著門廊政院啓
曰匿名書不可開見而但射關門故啓之上命榻塚
肯權授入對教曰去月有箭射入禁苑初疑射島而
誤發者取審之則截箭腰連合空其中而納書言朝
廷閒事其文字非迷為無識者之所為也且曰某日
射議政府某日勤務延秋門而不啓故又射之才此云

云此必皆一人之所為也撥回退計十餘日間果驟
書射政府門而舍人以為匿名書即焚之焉府門亦
射之云矣上曰予初見此書欲以示大臣而似入其
術中故不果今射闕門亦只可知之而已 撥字仲振
陳人官二
相諡忠定
經筵侍進講姓理大全選抄可令進講之人使之預
為講習南豪金安國李耔金淨金世弼趙光祖申光
漢金正國柳雲金緑洪彦弼金提韓忠朴世熹高適
鄭磏張玉趙佑李希顔黃孝獻權橃李思悌等預焉
凡二十二人 耔字次野號陰崖歸山人官三
李諡文
懿世弼字公碩號十清軒慶州人官吏

參謚文簡雲字從龍歸雁齋一歸恒齋文化人官大
曷謚文敎敏字大采歸自虞文州人官副學謚文懿忠字恕
堤字老泉号淨友壹歸風人官大成謚文敎忠字恕
卿歸松齋清州人官承旨謚文貞世泰字而脩歸省
潘齋尚州人官典翰王字子剛歸亭德水人官判書謚文
策人官典翰仲淹陽人官持平參之子孝孺字叔貞歸慎
翁陝川人官持平參之子孝孺字叔貞歸慎
齋長水人官吏參雲字山敬歸廉月安東人官校理
皮穀祖正國子司成
遵並見上

令政府薦人才三公鄭光弼申用漑安瑭等薦金克
成文武兼備可堪重任成虎李芑才氣可用芑亦合
選寄李行有可用之才不宜以一時被論永廢不用
金提鄭洗朴薰朴英有才行用漑字漑之歸松溪齋
盧人官左相謚文景頑

二十

序考實順興人唐右相證貞遜。虞字致遠昌寧人
進士拜命之子唐史判證舉甫院字新之延日人唐
史正董字馨之歸仁叟泉陽人唐永貞元年武兵參謀文度
英字子宜歸松壹泉陽人唐武兵參謀文度
正德己卯議政府禮曹同議啓曰歷代取士之法規
制各異難以通擧惟西漢考廉賢良等科最為近古
又其選擧之方考諸史記可見元朔元年詔郡國縣
官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在
令相長丞上所屬二千石謹擧可者令與計偕建武
十二年詔王公光祿勳擧德行高妙志節清白能直
言極諫才四行各一人四行謂淳厚質樸遜順節儉也郡國
茂才備計到京師天子臨軒親策云云選取節目詳

悉備具今亦倣此才行兼備可用之人令京外薦發名實廣薦京中則四館寺掌勿論儒生朝士薦狀咸均館職狀禮曹中極府六曹漢城府弘文館亦準所知移文禮曹外方則留鄉所報則本邑守令守令狀監司監司更謹察移文禮曹禮曹合取京外所薦明具姓名行實報政府啓聞殿策諸事臨時啓聞有名實乖戾濫薦之獎亦為可處擧主姓名並錄以憑後考何如依允

己卯四月初十日上御勤政殿親策之入試者百二十人或云就其中又選抄五十八人云王若曰予以

寡昧承祖宗業大之業夙夜孜孜惟不克負荷是懼
以下同心期致虞治于今十有五載天治效未
著人心猶至流離民生日益困窮予寤寐焉究其所
以必有其故可得明言其故歟伊欲民安物阜風俗
於變後唐虞之治其道何由帝王之道不陵於地有
人子大夫必有謀其大者其各悉著于疏予將親覽
焉諸芳官中用敘等講次試卷取旨今金陵寺二十
八人入院侍讀詩云爾止乡之工心予今日度之
才布列朝廷可也且金陵者受得此人將為師傅
之官而恐或不與其取也今居壯元之列予別有所

意焉用既等回答曰非徒是也有名之士多與焉臣等亦深意焉又傳曰今所取之人固皆賢士矣之在喜者全是為首也

自先王朝凡入侍之人例為自下先出正德已卯檢閱申湜朴訒席啓史官先出於未使之意止可之議于大臣自首事者先出為式（湜字平仲號川子高敬人己卯相違從

正德已卯舍人以三公意啓曰朝講時若有事數多而先故則可每入侍也近者教誨少而或有病故勢難每入侍也以祖宗朝例見之則無有事而亦御

朝講天令後領事頭目改而亦不廢朝講為定卷三
是也朝講時領事有改則以政府他堂上代入
宗初年大臣議領事有故則以知事代入
赴京陵臣聞見錄正德九年三月十五日蘇州常熟
縣有白龍一黑龍二乘雲而下口吐火焰風雨雷電
風雨卷去傍近民舍三百餘戶船數十隻飄入半空
陸地粉碎云云是月我國京外地大震太廟殿角飄
落閘內墻垣崩倒民家或有頹地者男女老少皆出
露處以免震壓止延訪三六卿兩司玉堂藝文館及
陞西署不於一時並入三公六卿署出則兩司總入

又玉堂宋翰苑次第入對
已卯六月慶尚道左道監司馳啓慶州宝本月初六
日酉時初昏月光甚明西方微有雲氣有光似電非
電似火非火或如飛矢流星或如流星突過或如赤
蛇騰躍或如火點飛散或曲如張弓或岐如釵股變
幻多方不可殫窮不見下墜交馳竟夜連出連
續不絶大聚如放砲之狀光芒閃爍照燭幽室自酉
始漸向東止至二更未乃滅
慶尚道密陽府豬臺里大柳樹年德丙子因風雨顛
仆趾二年戊寅六月初十日大雨雨還起立其樹高

三十七尺其園二合抱今上壬辰通津縣有柳樹偃仆踰年還起立縣監李壽俊上其事（壽俊全義人清江濟臣于茗牧）己卯六月令承旨親入啓事上以便服坐便殿承旨注書及史官二人入啓而退小事則以承傳色出納且於國忌日依朱文公家禮上服淺淡服啓事庶僚亦以淺淡服入侍

己卯七月依中朝設書肆以貿格署翰墨及破毀寺刹鐘等物鑄字印書冊且令不拘公私興造大司憲趙光祖啓曰妻父李先洞以於濟物任所無長成子宗請險隘而來許之（先洞驛山人號隱棲之後）

己卯七月遣承旨韓忠賫酒饌往成均館供饋館員及儒生等且試製述翌日館員儒生請闕上箋謝
恩上御思政殿引見同知事趙光祖尹倬大司成金
湜等又落點儒生李世銘朴光佐令景霖等講書講
畢令陳所懷或對或不對上笑之倬字明仲號平庵
世銘字致中號慶齋○光佐字國楨尊齋之侄○見宦資正
正德己卯上御思政殿見元子讀書〔原注〕時方五歲仁輔
養官南袞趙光祖及承旨史官等入侍元子以徐紗
直領玉帶里靴淵拱對案簇延如成人讀小學如流
分析訓誡辭旨仁厚史官竊視天顏亦容載

己卯九月十日獻女商訖御明倫堂進同知事尹惇
大司成金提司成李得全史官正郎丁玉亨講易泰
卦又進魚知申光漢尹任舍人閔壽千掌令朴薰
講尚書無逸又進生員李若水李崇慶崔景弘等三
人講大學皆論難文義或陳所懷多士環門觀聽者
以千萬計得全字子完原州人官司成玉亨字嘉仲
弘州人盧禽淑生
之子序教蒙正郎
正德己卯十月左相申用漑卒上欲依禮舉哀大臣
禮官等議以為重難不果行之後趙光祖入對啓曰

用漸之卒也上欲舉哀而嚴寢何也臣聞柳寬之卒也世宗哭聲徹於外至今聞者莫不感動前日下教之意甚美而大臣乃以為無別殿可為云其不能將順甚矣世宗於柳寬柳廷頭之卒也金川橋外設幄次行之初不行於別殿其時禮官考例久詳也可惜

正德己卯上議于大臣八道監司並擧眷再暮而還有府尹慶則無府尹無則界首官判官牧使下此慶尚道以為左右道京畿則依前留在京幾及越先祖等敢旋復舊

已卯十月大司憲趙光祖執義朴守紘掌令金麟孫
特平趙光祖李希閔大司諫李成童司諫金汝霖敵
納宋好智正言金銑李臯等合司伏閤論丙寅反正
時錄券甚濫至分四等多有無功而邀錄者及此時
錄券貪利之心未流難防請削去權濫之名文雅
副提學金絿典翰鄭應虛教音兼副應教裴玄校理
趙佑修撰洪進源著作慶世仁正字金明淵權橋等
上劄論之大臣六卿亦啓之上不從兩司至於請職
上引見諭以重新之意趙光祖極陳不可不劄之意
翌日領敦寧判書南袞請委英陵奉香使出去以

二品之人逢此大事觀望圖避甚邪愚宰相用心豈
可若是乎上竟允之召對政府堂上及兩司長官議
之抄前靖國功臣二三等之遺孫者及四等全數及
光祖等敗累仍不敘 侍狄字元章竹山人官集正辭
孫字昌瑞慶州人官吏判○光
佐一作光漢一作光佐象本不同似是光佐號晦谷
官持平名在黨籍○敗重字次翁仁川人官大諫江
霖字洛沃礼溪人官兵判謚景安好智字景遇礪山
人官校理鉉字君擧安東人羅科後筮仕官縣令卓
字子陵號杏阪固城人官正言○達兼字仲容青松
人官修撰世仁字心伸歸敬齋清州人官弘著橘字
濬南忠虎公撥之弟官弘博○明遠字晦伯光州人
二相克福之子初官弘博羅科後筮仕副率復登科
乙巳告廢封勳後
前尊默外而免

己卯十一月十五日夜二鼓寒教開神武門入諸宰

不使政院知之入直承旨尹自任孔瑞麟注書安珽檢閱李構等聞之趨詣閤門外則南陽君洪景舟工曹判書金礪禮曹判書南袞兵曹判書李長坤戶曹判書高荊山花川君沈貞兵曹參知成雲等張燭而出軍士環立（原注：負雲鎚自直所來會）自任問曰政院不知而入來何也貞曰以標信召之故來耳俄而內竪召成雲曰以雲爲承旨可速入對時上出御便殿雲佩劒趨入自任曰政院不預知而何只以宦侍之言敢入邪雲不聽趨入珽止之曰雖有急史官則不可不與雲何欲獨入始可遲也遂追及閤門攀其帶欲共入雲

擊班臂而入有宦寺詈守門者曰何不禁雜人遽共扶班而出沈貞語班曰似聞上給甚勿妄入也未幾雲以衷中小紙授李長坤曰此御筆也此人等即下義禁府鞫問其時張坤乃自任端辦耶楷又應教高道脩撰沈連源等也原注皆入直人俄而大司憲趙光祖右參贊李耔刑曹判書金詮都承旨柳仁淑左副承旨朴世熹右副承旨洪彦弼同副承旨朴薰副提學金銑大司成金湜等並拿致閤庭或有言不可不使首相知之乃命右卿光弼入對使定先祖等罪案光弼曰重事不可輕議收羣議以定之可也上命南袞等傳

二十七

肯棄梢前東筆而伏時只有承旨成雲假注書沈定順入侍寫訖進于上前覽訖傳曰案已就只因先祖等八人儉巡放之其安曰趙先祖金孝金湜金絿等交相朋比附已者進之異己者斥之辭勢相依要援權要引誘後進詭激成習使國論頗倒朝致日非在朝之臣畏其勢焰莫敢開口予自仕宦道林世熹朴薰等與先祖等詭激相尚更相附和云云安中初有誣上行私之言光弼啓而去之李耔罪名在金湜之上光弼亦啓而脫之是是在吏曹判書南袞大司憲柳雲大司諫尹希仁承旨金謹思成雲皆以特旨陞之

仍命盡遞王堂兩司光弼請勿遞再三啓之上只許勿遞王堂

議處之上曰果可更講也鄭光弼等在宣廳謹思出
傳上旨時日暮張燭光弼請教掇燭鶯顧左右即請
入對啓曰小臣在職亦久豈料今日有如此之事乎
此人等但以愚戇不識事理以致如此若予重罪則
臣等豈不請之乎願注先施進啓時上曰此果重事
當更思為之名承旨成雲教曰光祖等四人決杖遠
方安置自任等四人遠方付處雲素判付而退光弼
退請賓廳又啓曰此人等既免死是天地之仁也但
腎病藥若杖而遠去則死於中道未可知也恐朝廷
得殺士之名而無減死之實也上不允五啓不允翌

朝又傳成雲曰往禁府致先祖等於庭傳以予意曰
汝等俱以侍從之臣本欲君臣同心修觀至治汝等
人物亦不為不良但近來凡事過激使不平常朝廷
事日非故不得已罪之然予心何安朝廷大臣亦何
有私心哉汝等人物皆是可取之人而事至於此此
予之過也其過在予不明於先使爾等至此也爾等
之罪若依律斷之則何止此乎予當置重典矣特以爾
等非有私心但為國事而不自知其過激之道也故
未減罪之若凡罪囚則不必為此論也爾等以侍從
之人今但誤事故示以此意爾又傳曰相先相華若

依律則其罪其重也特用寬典示誡眾之意仔細
傳之雲到禁府傳教後回啓曰他人則無所言惟趙
光祖曰臣雖此去君心豈不知乎臣等所爲果有過
激矣太學生李若水等上疏明光祖等無罪相率入
閤庭痛哭聲徹大內上問哭聲從何而來政院對以
實傳曰儒生之事甚驚愕場中潛入亦有其罪況於
閤庭豈可輕入而痛哭乎其囚五六人遽之且令禁
軍驅出之若水及尹彦頤朴世豪金緻牲黃孝沃等
五人下獄翌日生員朴鵬等又上疏論救光祖且以
昨日儒生等下獄臣等不可安於職不執人啓百人

皆待命於關門外第三日上命放若水等各其上疏
畧曰先祖等初意豈欲誤國事自上亦仍觀至治近
來此輩多有過激之事故不得已罪之大臣亦欲安
靜朝廷非終邪排斥君子也先祖等既蒙寬宥得恣
首李沃天世與李秉等三人上疏請訟先祖事逵緁
自任過世意董等八人以迎合時論辭極凶悖沃
初以申救先祖疏首未論罪又請必救無救其心
術之無狀乃如此世祖朝李英之號佐負望平原人官
守以遞歸有初清九人之列與李居正鄭介清等
為一時名士按本傳李英之字子實號松溪人官
至判書卒諡文貞李沃字仲擧號忘軒人官至
判書卒諡文簡按此疏出於李沃之手而不知
其為誰作也

柳恽代赵静奄除宪长兼府僚及谏院並不就职同辞启曰赵光祖等俱以狂疎只恃聖明言听计从而一朝加罪臣等莫知其由前辈谏之我故晝處亦不知其由必復用光祖等然後臣等可就職也且荆人於朝廷衆口之當先明正大不可跪秘也初請此事出於奸邪之徒密啓今聞自上密教於洪暑舟之语(暑舟即此今赵光祖等羽翼已成矣前日請設賢良科予意以為甚好到今思之蓋欲樹羽翼為之也今欲晝除去賢良科之人但以卿之婿全明泓而在其中故不罪耳此言騰播人口以人主之勢加罪二三

書生亦有何難而昏夜之間秘密為之何若是邪外示親信而內有弱陛之心君心如此此危亡之兆也臣等不勝痛哭上卷曰此甚諫諛間之言也當初共寘舟於南京宋敉金詮等之家聞有武士結黨欲除文士之言因共議以為如此則將生大變自朝廷如此為之則於先祖考為福也今茲之事乃朝廷遂處欲使安靜之也雲寬沒勿窟雲年少登第倘僥有氣前退居田野慨念時事往往而卒

正德己卯十一月二十一日傳旨予帷不明王德徒牧未治之意固有朋人之哲用舍之際大有祇懼予

甚恶焉须有拯先祖金淨金銀金浸君自任前途未
世嘉称童孝很在前往以世理之學朝夕勸講予竟
其為人可與輔成予治擇善言以處之起敬序以遇
之予之所以待遇之者而謂無負矣不圳先祖吉文
相結附已者進之異已者斥之聲勢相倚盛據權
要謂祖宗之法不足守謂老成之言不足用引誘後
進詭激成習之於議事之際稍立異同則必極口排
沮要使折而從已以致國論頗倒朝政日非在朝之
臣皆憤懑欲而畏其勢焰莫敢開口容其所為睹於
乱政事狀已若終難可復問當按律治罪以明示百

官第念前日侍從之故特從末減光祖以下各以罪罪之此豈予之得已歟惟爾政府布告中外咸知予意南京所忻也

大司憲李沆大司諫李頲等合司請關請罪安瑭崔叔生李耔金安國柳雲金正國趙光佐李忠楗柳庸謹申光漢鄭順朋蕭忠卿崔山斗張玉李希閔李清梁彭孫貞壽禹鄭宬李延慶李若氷權碩宋好謙宋好禮金正復曹彦柳仁淑尹元勉權橋巴陵君璥詩山正正判長城守儉萬戶副正梁之寧副正祺等三十六人書于箚子啓出且請罷黜良科中兩

引見而目長官示以黃李沃等請誅趙光相等疏教
曰朝廷若有公論則儒生安得為此也又令領議政
卿光弼左議政金詮等入對示以堂諫箚子及李沃
等疏曰近日災變無出此請罪事何以為之光弼力
諫其不可詮亦以為根本既已罪之其餘不必歷二
治之上遲起不決翌日傳曰當初能治其首則餘
黨雖不治而趨向自正夫大臣視國事如他家之
事俳佪觀望不決是非此不過觀勢以彼人被罪之
輕重為後日自處之計耳比之治木根本既斷則枝
葉自瘁矣堂諫不務治根本徒欲治枝葉是不知務

也領右相其亟處之新拜他相可也是御筆除南京
李惟清為左右相則召劉子翬閣教以加罪先朝
等之意之召禁府堂上沈貞孫剛等教以先朝淨淫
綵賜死自任逐出棄黃絁為安置袁惟清分等處以
四十中當為分別其魁首罪之巨矣孫剛則該正在
絁為安置以示好生之德上教曰先祖死无足惜訊
獄不苦之言亦可死也賜死餘人並絁為安置又使
袁惟清御榻前議西司當罪之人分輕重罪之高謹
山司鷹院等外方付處淑生并彭孫若水希閔延慶
尹先齡李忠樞趙先佐宋好古好禮等追奪告身安

瑯琊金安國柳雲龍職
流寓浩叔京山人官贊成嶺字
子貞歸盆齋慶州人官贊成謚字
知申順朋字耳岭歸悝齋過閑人官左相乙巳好賦
延奪山斗字景仰歸新齋光州人官舍人清字季雅
遼州人明慶公波之孫伯彭之孫大春字
籍山人官校理壽福字伯徵歸巽庵後改
延慶字長吉歸叟廣州人官校理謚貞孝和父好禮
安東人參判柱之子官修撰○
之兄○正復字克己尚州人官教授彥卿序國老好
文路藻字涼之號君瑞世孫相之孫禧慶齋字久遐祺
人官左相謚忠襄○正叔謚世
南袞以大提學拜相請免上問誰可代者袞啓曰被
罪人中有賢人而當者而新被罪者惟李若其合而

秋早赴　世宗朝中有積幸頌祖為守大提學而若則猶未為嘉善此外未知其人也上特加荐嘉善拜守大提學（頌祖初名石堅歸剛永慶昊山人官吏判謚文僖）韓忠以弘文應教觀親于忠清道過报恩縣過了服儒服袖出長書條列時政得失且其言論奇辯問其姓名不答長揖而去忠大惑之以為隱而陸論者還朝啓達其書下諭外方物色求訪後聞之其名權鐸初為燕山亭娘張淑媛家書題扶勢恣為奸慝者也孟忠見歎也及士林禍作李頲柳灌等劾逮獄死杖下灌字拿鞫杖流巨濟亭乙酉諫逮史處謙等獄死杖下灌字

歸私庵文化人唐石相謚定肅○處謚字
伯虛歸謚齊順興人貞愍公諡之子唐學論

東閣雜記四

李廷馨撰

趙靜菴謫綏城未幾命賜死公出巡庭中聽傳旨問上體若何次問三公六卿姓名沐浴改著新衣殊從容都事柳念有迫促之意公歎欷歔曰古人有把詔書伏哭傳舍者何其畏也又曰愛君如愛父天日昭冊東宮何藥露金而卧未絕乃縊之（清文化人情之厚陰淡之）金冲菴淨配濟州踰李執義金麟孫司諫蔡紹樞等請加罪賜死臨命作詞曰投絕國兮作孤魂遶慈母兮隔天倫遺斯世兮殞余身乘雲氣兮歷帝閽從屈

原兮直逍遙長夜兮何時朝耿舟東兮騁章萊
堂壯志兮中道摧千秋萬世兮應我哀
亦與淨同時賜死紹興中諡忠簡
仁庙嗣位太學生伏謁等上疏極論趙先祖學術之
正先生為眷小附誣請還於職牒以正士子趨向上
甚加嘉奬廷臣亦有言者而顧重不敢遽施蓋有待
也及大漸傳于大臣曰趙先祖全事可再召復職及
賢良科事予謂先生時事可從容為之今予病如此
不可不為先祖等並復職賢良科亦足以結可也又
明庙初年李邕啓請追罷其科今上又命復之趙先

祖贈領議政賜諡文正趙光祖
趙靜菴既被罪議罷黜良科執義柳雀進啓曰此科
初選時各峯所知而異己排棄之及取試之日禮曹
以為此等人必不入場屋使書吏請入豈有如此鬼
心之事宇宙有其中可用者然振行者多參試場之
事亦甚不公速罷之以正欺君之罪正言趙琛曰首
謀行此科者安瑭也領相尊先啓曰初設此科之時
民意以為不可而不能止之及取之果多賢能之人
大抵我國人心不如中國之淳朴後弊必多故不欲
開端非萬舉不公之事民未聞也請安瑭圭之者不

然也申用淑崔汲主乃主其論安瑭於其子參選之時以為無顯行而避嫌矣豈有為其子而設此科乎其後用既亦悔之語臣曰我之初計誤矣特進官韓亨允曰此科初欲廣取故自上信而從之終乃抄啓其數類皆趨附之人也其建議者皆其盛氣炮烋飛揚孫霄繼商因言時事並介去其時在朝者皆愛身而不敢言大臣初誤其事建議今知其弊宜速革罷而言不可罷安有如此痛癢事乎光弼曰初設時以非祖宗之規又有後弊故謂不可為也又既取之多有可用之人故惜其人才而謂不可罷此臣之意也論

議豈可苟同大司憲李元翼全湜等初非厥村峯者也才學短淺以不能及故數少抄選而試取也今不罷此科則權臣之欲植好黨者必藉此也潛曰淺全不知書承旨金希壽曰豈可云淺全不知書臣見其古文最難解處必能訓釋之修撰李芃(原恒芃後改名)曰祖宗陰佑聖心開悟知為亂政而治之大臣無一為殿下子孫萬世之計頃者靖國元勳朴訂本非大閑至親百官請追改而今社稷大計危亡所係之事不力為之先爾同昏迷為不知何以則國事好也必罷賢良科而後可乎今者臺官諫諍之事臣

未能料也其欲使寧百官而請加彼人等之罪于聖明之世忠可如此乎上初令勿罪科以勿叙顯職後竟罪之（孫序厲之淳昌人官慶尹亨元序信卿濟州牧使判議考德順孫序士活仁同人官領相謚文肅猶高序宗聖昌序官判樞謚忠貞希壽序夢楨號悠然齋安東人官大憲）

庚辰四月李信請改陵告全漫自善山厩所逃亡歷抵諸處欲使其子德純及門客全漁宗等除去閑衣沈貞洪景舟等云信本樂安官奴也少逃役為僧聞漫聚徒講學願受學門下長髮琴土序漫墻底居之學大學立志勤苦見者奇之遠漫被罪猶遁行因之上京告變也上御思政殿問之下書八道物色購捕

五月十六日湜自經于居昌境隨行人于香山告本縣轉報觀察使馳啓命送宣傳官與曾識湜面者檢驗實否然後放其妻子等

正德庚辰四月冊封王世子(時年六歲)仁廟愛嫡教命文王若曰戚極建儲實為大本承祧主器宜屬元良今冊甯某(原注諱仁)為王世子甯其樂道尊師親賢遠佞克服三善之訓以延一國之休(成世昌竹冊文)王若曰立嫡以順天經垂百古之大分定名以繫民志乃有國之通規肆稽舊式擧寶典沿爾元子某溫文其質沖裕其懷孝自因心

風盡慶欽之實學不資詡行隆將就之功匪正位朮
青宮示行慶莊鳴業是用丹雷為王世子於戲祇服
厥命永定惟艱為善致一罔或怠乎一日兼心翼
虔無忝於先王卿士誥衆進○士誥字曹
金永判世孫降入侍經席講論之際啓曰趙光祖常
時信讒之一朝賜死至今惋惜人人視此孰肯盡心
國事平領相金詮左相南袞右相李荇請諸闕啓曰
聞頃日延中有一事相以趙光祖被誅為非云在事
相之列者如此為言請推考大司憲安瑭大司諫趙
士秀等合司請治獄推鞫竟坐杖配○敬序他大臣啓一相諂莊

漢陽人官工參

嘉靖壬辰康宮近處有匈鼠訓呪之事且作假像懸木牌書不道之言捕可疑人鞫之指以朴嬪所為賜朴嬪及猫臧若曽死而公卿主發為庶人庾誠尉洪礪死杖下光川尉金仁慶亂外左議政沈貞以交結朴嬪亦賜自盡連累被罪者甚多鄭光弼等鞫獄以為涉於巫獄且王室至親不可株捃欲後之而不可淸時主安老主張此事鍛鍊成獄因向擦隔平生有隙之人貞更積罪盈天道好還罹其自取而以此獄誤人有不服者翌年癸亥又於鞫廳庭諫庭假像掛

木牌書凶悖之言僉令蔡無擇正之鄭俠漢等見之即啓以洪礦餘黨尚在又試前日之謀因欲發明前事上命招三公問司禁府堂上入對又以老成之人不可不使知之并令領府事鄭光弼上白今見牌書字畫及凡施為與前牌相似僉諫所啓必類欲發明前事之言而不遠矣但前者洪家自服我書而死此書盡與前書異豈死者更來而書之乎且欲亂朝廷者所在千前牌書其時推治而不得其人之左右或以為家僕頃似或以為未知相識上曰與匿名書無異前則投東宮為之故驚馬異而推之今亦

意燒破則朝廷自靜也光弼進啓曰大獄不可數數燒破之故至當人心如此今大獄屢起未免多未必不由於此也領相張順孫左相韓致亨右相金謹思等各辭只請自上裁斷禮判金安老曰今見書牘不如前書一就警前不同也大司憲沈彦光曰自上以書牘之相似生疑甚不可也上意如此則下人必揣度以前嶽為基事矣破而改之兩翁主宰乘時對自聖衷之何至情所在易為動搖此必朴氏及兩翁家人之所為欲使混淆而然前嶽也前者翰嶽時脫漏者甚多其時推官物議至今非之

大刃諫當衰曰見其牌則布置施為與前如一臣之意若他人則雖予千金豈君書之乎兩刃主皆在林下僕隸根據若使歸鄉刃僕當隨去則禍稍免矣無擇曰順者既得罪人快得示法今又為之掛在兩刃所見處其欲混逃之計明矣自上題其牌所書相似且詳見前後所書其生熟頓不相似雖毛君倘焚必需捉而後已也安老無捨等之必以為不同者以其前日已有服狀書而就死也孰義全布說司諫甫豈肯擅令柳世麟特平安信全盛歲仍林鵬正言鄭彼薄崔輔漢等啓以不可不拘上不從只令題

貢賻捕金仁憲要從往大祀所洪疇妻侯之門外居
住彦光表奏合司請採周翁主家奴僕五路不允尚
恩副提學權輗直提學南世健典翰趙仁奎應教
任副應教許沆校理成倫河緯先副校理指琦副修
撰洪春卿博士洪暹等上劄論鄭光弼以為更張大
獄天變由於此甚云重為悖理光弼於朴民似親戚
交往甚密物論鄙之及權好之敗往來救護洪疇之
獄曲為生印今者復引天災歇旌殿下不察於一言
妻邦乎云光弼之言真淫大名告君之體而靦面之
輩以肆詆斥如此其右訐謂歇明君乎 碣南陽人南
中宗第二女

惠靜翁主仁慶光山人尚中宗第一女惠順翁主
○珣翁主皆敬頻朴氏出○無擇字彦試仁川人大
憲壽第昭賢年之孫○效元字元之號格淸州人庶尹判
士炯號漁村三陟人庶尹判
覓木川人庶領相謚成安○希抗字南臨順天人庶
士兵參豐亨字
仁全州人庶大
三陟人庶工參
珍字仲珍順興人
庶左相謚文
僖璽字時庸
贊成○覲字景信安東人庶判
奎字景文豐壤人庶右
義人官兵參
清仲陽川人官
紹前晉州人官承旨
昌原人官監
司春卿字明仲南陽人官領相謚景憲
○退字退之號忍齋南陽人時翁官參議
○投代閣故
布說曇字
中廟朝嘗失原廟神板一位人皆疑下軍欲陷戈官
而為之四參奉及守僕等鞫之竟不得端緒鄭光弼

為權宜以為此乃超拔若姻於濟惟被刑之下必
多寃濫啓後之無根孔者後刑書偶捕賊人問而後
服犯自服偷取位版藏諸某山巖下依其言尋得之
人咸服光弼識見之神
金史老賊牲蔽邪濟以女墨之才在小宦人已知為
小人及其子禍尚以至 原注章敬王后之弟一女也 膝加陛擢甲
申為吏判以寺權漸改亂點于外安老面後入之計
自是教旨罷朝可次以用已朋士類迓紳中或有信
其果然而欲援之者又使其妻黨祭無擇倡言東宮
狐單必用安老為羽翼 原注時文定王后垂簾有兩間蜚語 時李彦

迪為司諫爭之曰觀安老厥心行事真小人也今若
復用誤國必矣大司憲沈彦光等以為亮迪在朝安
老不得入即勃罷亮迪安老既得志只放遂金緑朴
薰等數人以賓前日之言錮發已叮遺存之人其於
前日人於是益知其奸且復興大獄王室至親及公
卿大臣誅竄相繼至有欲廢國母之說 中庵憂懼
欲去之戚畹或有徵傳內間旨意者大憲梁洞大諫
黃瀷等共議劾之猶懼其不濟蔡無擇之壻叔蔡指
方為司諫於中學士會之日特旨除同副承旨洞等
意於是大安一路即命寘之行至振威菅院賜死其

黨許沆蔡無擇並賜死時三公尹殷輔柳濡洪彦弼等以安老等伏誅宗社既危而安老請告而陳賀梁潤等以下論賞加階禧序仲使尚 [illegible] 文孝惠公主章敬王后誕生封 [illegible] 尉○洞字巨源南原人文章公誠之之孫賢監琳之子宣一相洛字混源驪陵亭仁川人官大諫富序彦規紆州人官左相○濡字彦博晉州人官左相諡孝敬金安老鴻籍公主之孽欲割受嘗庫收場為田鄭光弼為司僕過謝執不可曰國家牧馬之地決難割給勢家可待老夫死後為之安老深銜之時議遷禧陵原注卽章敬王后陵也以光弼為掌掖護使奉安先后不吉之地構捏請置重典竟中廟喊死流金海光弼先已

譴罷改懷德村舍不意金吾即收至家人皆驚惶淚
泣光弼方對客而博呼盧不輟俄當未減流涕稽首
曰上恩至矣退而寢睡鼻息如雷明朝東擐登道無
一毫見於辭色未幾安老敗召還安老竟受枚場及
被罪衆收之
李文剛思鈞骯髒不肯學時俗作不容於乙卯士類
出補全州府尹及趙全等被罪召拜副提學時輩意
思鈞必懷憾於彼人而進用之也來辭職曰光祖等
被罪事臣不能詳知必是欲行義事而不能世過中
慎改者多而然也又伏見傳光祖等之教臣之自

上若知此人等只為國事而無他念則其罪當未減而不減恐上心有所疑也當罰雖加於己夫若有僭濫則大害君德也古人有一言悟主者如旱無水安有回天之力守敢靜上不許思鈞非徒不附豪等之論救兄祖甚力正言直陳擊去之後為吏判又升於金安老除慶尚道司安老方為相求餞於興仁門外思鈞聞之由掌禮門而行其倨慢如此 思鈞字重卿号訥齋慶州人

李沆者世仁之子也 中廟改玉之初世仁為諫長有直聲沆以無行不容於士類已仰為慶尚右道監

司空左道為司文謹約會於一處適於是日有仙光
祥雲彼來事未言者謹恢然托疾入房沉湯自浮
微在寢牽來緊名手神寫鄭文衡司我沉之文改如
言沉不浸我言可以救解類美沉論云士類不貴除
力非徒不穢光衡之言終乃脫文衡其郎妻如此其
起名地域陽郡守文德昌以清遠之回明公此去仙
登仙鶴備應須利光剿政後當要三年免官有一鶴
上秋天沉喜而受之士林側立世作字元之官陝議
李贊成德孟俯德有大節鄭文衡亟稱有宰相才仁
仰士類深事高中德孟頗敬折之後彼方退歸金堤

村舍及光祖等敗名拜賛成徐孟略不以前事芥懷
每歎美顯見擾摩小浮志欲為仲叔大忤衆寺沈滯
西樞教帥西舜徐孟略命醉揮墨
岩全義人涵文一半
南衣初與沈貞若景向等謀福士林議立定公為峰
事時不可不庶本兵久長知之時李長坤為兵判蓋
禁府衣敢甚石在三往救剌以觀其心力於甚夕傳
意脅持小間招之曰國有大事方即又東長坤家在
興仁門外騎徑已散去蓋黃俗馬於友人劉景州寺
所會慶猶事洋知其曲折又告閔門外姐知樸報光
祖等之謀慢延入對榻前力諫以為不可舍求加人

重罪有差行遣財之事請各首相鄭光弼議之景弁
欲勒逮決作起移長坤柳智其時以步之是日降
後獄事長坤之力為多於茲等所擬前寄點外長
坤號度卓犖有文武材幹中庸思度用給隊隊岸
中最足之銅度而卒
成守隊以其先守陣少才行推重士林正德己卯社
守隊權豪時南袞全琳金湜及趙靜庵為試官及禍
作李沆黃俛以守隊數策不成文理而黃全吉用
此取之衆不滿下手且黃榜之人皆是出其門下者
而引文章清雅甚榜出難之門生南袞兵前守隊

後更赴擧慶中初試前列而竟不得第而死今生初
年其子祇耳沿其意完今復姓[illegible]字隆字仲玉昌寧人思
孝廣士守陵字仲孚神德松一歸[illegible]
南陽知縣通文貞○耳萬曆庚也
嘉靖壬辰中面教政府曰延臣有清節素著至老
不變爲衆信服者誰之以參贊趙元紀載今趙階榮
政元紀居官廉潔騎直及坐封之餘無光周妹妹以
及門童之孤寡自奉甚薄器如也其隆慶癸酉貧窶尤
時以清白遺之也同時宋判府欽以清素性恩與元
紀齊名黑皆一品元紀字理之漢陽人官吏判謚文
敬欽字欽之新平人歸知止堂官
判謚
孝憲

洪領相彦弼律身儉素不喜紛華常遇初度子等欲以歌管佐酒公曰吾四適榮尚恒慄戒慎敢當聲妓之娛乎服歸之修美者亦即不御子等宜已通頭每候門庭毋使除吏

金斯文子敏司馬及殿試子萬鈞孫慶元俱擢科壯元設科以來未之有也慶元筮命元亨甲科入相千載字仁老慶州人擢自學官的字仕至大憲慶元字應善宦兵使令元字應順歸酒隱宦領相

洪益城彦弼之夫人乃宋相敏之女也益城與軼皆首相子暹亦為首相夫人享年踰九秩暹八十持服

終制夫人之喪福先未有也沈相守慶於選賜几杖
宴席作頌請曰三從不出相門閨此事於今始有之
云云
嘉靖乙亥興獻蔣太后崩迎即世宗皇帝之生母也
英于時廣皇帝隨行上欲遣欽問使嫌或以為不
必遣上竟以李清為使遣之其疑必降敕褒且賜
龍衣上出迎于慕為館百官加資或別科取人
嘉靖庚子三月上御廣寒樓下詔習武藝令八倩宗
室倩皆製錦袍使領五相科次而倩畢上內侍宗
室等周覽後死賞花中官等賜宴賜坐飲酒而出

翌日進筵講畢
令羅道長永縣馬雉良表超氏斗百二十二歲而落
還生大如米粒額上黑紋復生長寸許再令無痛目
僅察物而時或不辨四十三歲生男子名行神時年
八十扶杖而行嘗問上其事中庸傳曰上古之聖
之年亦不至此我國則尤所未聞也命本道給衣食
嘉靖年間朝鮮使鄭惟吉到北京日本使者亦同寓
於所居之館欲與我國使臣爭班次朝見不使之問
日馬惟吉字吉元號林塘東萊人官左相
方逃山之落漠也今又就擒及倭出三色人元筆夫

或稟達諫亦並充典否蓋山曰達諫不可不充於是
凡有將事之處奮之而行有時議製論責其儒冠之
辱極矣越靜菴嘗啓於中庭曰蓋山今儒士鷹輸而
為士者不知祇至袖筆硯而行觀霊賚給士習大壞
宜不異心今當以變士習正趨向為先務也
正德己卯冬暖十月念羅道名岳蒿薇野雪桃李皆
異有如初及嘉靖癸丑十月初七日在黒黄白氣未
又昌星尾指壬良星尾如一已許布形幣如就良之
丙滅流星飛星四面如雨丙申九月三十日流星出
壬良星入羽林星大如就尾長三四丈色赤光照地

正德庚辰二月二十日夜有大星與月相犯或墜或
降勢若相觸嘉靖己亥四月望星見於三台星上台
下座庚子四月初八日東大門外安巖洞石有聲如
微雷因即自塌
慈山百忍俱備自絕于天向內行左醜非徒有聚麈
之穢至於外分婦賜宴于內庭其有姿者招引入觀
之婦人之無恥者或有願留宮中而其所憑幸者則
毀名入留宿而出仍陞擢其夫宦豎時人以王八債
誚之月山大君乃成廟之元其夫人朴氏託以保
護世子名入內強汙之仍嫁與其冠服至用銀鍮器

書狀視妃嬪且使之謝恩朴氏慚愧自花戊寅文定
王后冊封時同姓婦女有見幸於燕山者燕諫勸
以淫穢之物恐或進若於大禮請勿于外使不得留
在城中 上久之諫院注婦女入判書尹珣之妻也產
伯王坡平人官刑判○按科譜珣乃倩城
昌典簿長孫之婿此云同姓未知何故
李賢輔右慶尚道觀察使以監司職兼風憲向本道
乃舊俗在一開私謁之門政法所由以據乃岐三
其院子弟親戚無敢伺候於公館者賢輔守棨仲歸
之令嚴
老節
全羅觀察使國華押領前貢宣慰使往迎日本使僧

中干境上洲中亦解诗仙及酬唱甚多中誉请以读易为题呼强韻安國應曰大義元不和梅鼎至如謹形筆云尖静裡默觀消長理月圓必缺復必鎌中擊節嘆賞後有淫業生進曰请以半月為題仍呼鱼蛆與三字安國曰神陳鉄砰闘蛇鱼剛殺銀蜡半蝕蛆顛倒理解仍失敗軸心輪折不成輿核有人次鱼歌曰半辟依然出海鱼薄将光彩巡淳蛆桂遥宿兔無多地搗藥殷勤未滿輿不知誰人心製亦可為其次也

李灘改延慶為校理　中庵嘗御在對有忘者曰方

今欲致太平須擢相當代第一人延慶進曰是指趙
光祖也光祖誠賢矣今之用人須歷歷多人陞治迹
後可授以大任光祖聞之驰見延慶注謝之及薦禍
作南袞李嶼等錄啓流竄人姓名延慶為之首衛準
拔去且教曰延慶予知其為人甚勿窜
己卯賢良科榜目盧議政守愼作跋曰嗚呼前科所
先王嘉納者歟中宗大王時表闡在得人延慶進
之也其本詞章訓話或一或兼古今在此不若雖賢
且能自有限拘要所於實用乃依漢選制令大衙門
暨八路若薦有學行者滿一百有二十策取大抵救

通列宿盡一時彬彬之選人士出喜言士招氣於朝廷
拭目於野未幾風雨北起浦天蔽日法駕至此此時
但事再久則上意自解讒慝收復之路行矣勉
先志思有以明之五月某日遇九乃喪及我明而
冲年在位思用事者改之晚而大悟過而上賓豈不
重可慟哉今我主上啟下昭明廣智遠慮成此孝志
殿開有道次第行之煌煌可述此先前德後之孝孰
能無於此嗚呼二科羅後宗無輕重于國而禹可報
世受驗士莫馬則斯學也豈小助又一大賞以回聖
相傳之意而著矣何其休哉予嘗讀金君讓司藏

喜壽字俗稱婦一杖青松人達宦貴主其事與沈君喜壽金君納男議以先合訪止外源從孫官左相論文貞

榜不錄繫我獨無莫孤上龍而沒先通哥開吏君徵孫集錢謀餞送依故例復索當時傳言等辭冠之券論孟子先諱下果書薦日歷官子孫既又要予為跋愛何異也成謂其惟甚異也不可不跋乃謝曰甲子

薛義洪出男之父

周而錄我亦一異也予是薙髮門婿逃喜又甚盧公卿門

叟婿○諫先山人官將仕神童徵先世德

神童已卯科官檢閱子諫刑正之子額男字神恢歸掃雲翁神童之孫

任判書厚庵疾病其友洪忍齋往問之見其重病不覺涕出厚庵扣床一快授一口曰為我快吟一篇其達於死生如此衛門跟隨代主者徵價布拉本身

五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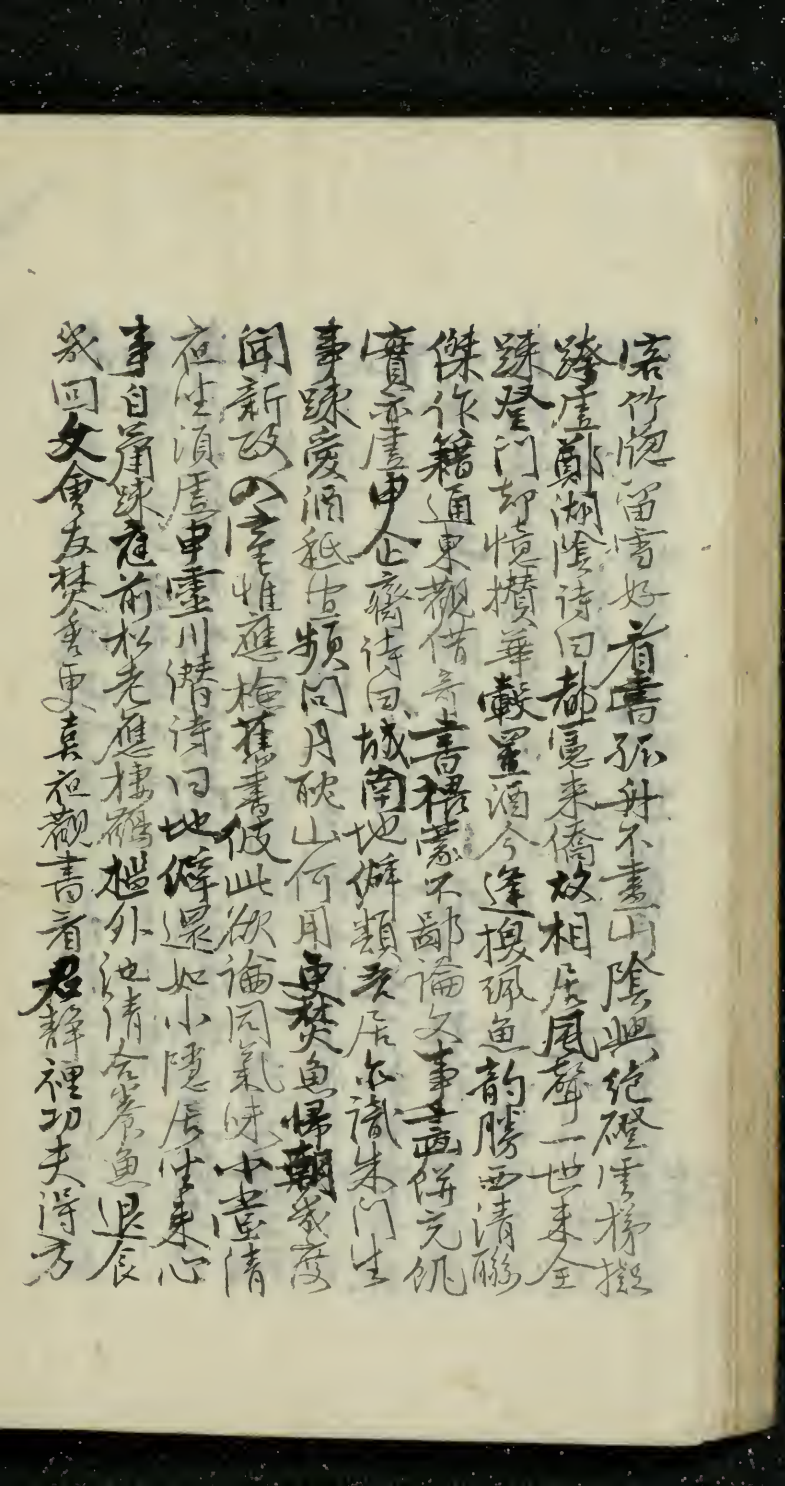
甚證朝廷議令該曹收查今給事中路迎此非所以
養廉也其待士大夫未免薄乎歸吏部尚書趙貞吉
李幼滋等題為令州府申明求言上疏累千言為國
者一曰人主心術為用者十曰治家政曰治國本曰
正朝廷曰慎用舍曰順天道曰正人心曰廣言路曰
戒侈慾曰修軍政曰審象徵極其忠讜 手石深加
嘉歎曰大臣其德劳無以過也命傳示東宮及仁廟
即位推擇者積成考選再疏下教曰從卿先王嘉賴
朝廷用心歎服具形書送閣講攻手劄注意答之
宮不令貢以手劄賜

嘉靖甲辰夜間北虜大入逼圍京城中朝有請出我
國之意議者或有慮遼陽逼東不支一事如西虜入則
有難處之事主以西方為憂柳灌往贊戎出為平安
監司時方有大小尹之說好議灌不可出外以重外
內輕為言者上教以欲使西顧之憂出重臣鎮之
此有他意時特加榮祿而遣之　仁廟初以為左相
特序上時序也行
金希壽鳳祥與其弟龜祥喬祥友愛篤至壽吉于母
曰吾家既無姊妹兄弟三人忠心相守其於同居豈
有離乎母令民善而勉之於是相約為同堂每樂之

五十三

計日用百需莫不與之訂一家人不敢專一物以自
私焉風解序伯應清道人父倪龍祥字仲
應○舊祥見上○母金氏父序之女
嘉靖乙未間洪君齋遷為東曹佐即許沅蔡無擇等
方興今安老師徒作威福力圖安老之子令猶為鈴
部遷不從請艤沅流揣摩成嵩執柄子啟庭杖殺其長
沅興為金吾奉押行至公州錦江杖瘡甚解與模糊
杖衣膜見者憐之時有科擊南方士子聯漢上京相
值於津頭有一士年最少相貌甚美揚言於衆中曰
吾聞洪遷乃士類中無賴杖者無辜杖沅必是小人當國蓄
政也吾輩進用應掌此時益相與從此回鞭子遷

在臥聲呻痛中聞此言不覺心神洒然徐問其姓名
乃林亨夫也（琪字子發官終侍御史）彈錦衙事（官至牧使）
成昌山希顏舊第在後南山下洞壑幽處嘉靖辛丑
年間宋圭菴麟壽憤居之鄭林塘惟吉訪之圭菴倡
以詩林塘次之一時文人多酬和成巨峽漫錄其所
記者東菴詩曰羊人乘月訪幽居榮辱非干夢已疎
山釀熟開千日酒鱸肥偶得八珍魚（杜詩不用傳雞
俗諺話方知勝讀書明日送君山下路山空寒落似
幽居林塘詩曰衡門歸未晚榮辱一庭林月白秋深
朝陽已覺鳴祥鳳大壑還須任巨魚杜蕃衡門能近



寸無塵水月虛舍磵亭詩曰朝廻一室儼閒居除事
無奴時放隊筆下倒傾三峽水墨池飛出衆人
歸暮逕月敲關門掩落花風掃書誰向此間初卜築
祇今倫覺境清虛林亭夏詩曰身寄舍喜夏居故
人多病亦生疎鶴群此日還留宿澤畔當年未棄魚
喚睡花會破午牖入春山翠簡琴書朝廻日日燒香
吐杜月臨臨夜幌虛林德詩曰寡務麻之況爾居
地僻門前馬跡疎志不留候至興乾坐游江海釣
魚船為天下無雙士肯漫人間俗聖書思把一樽論
世事遠來風我正家虛朴忠之詩曰欲專五鼎為修

居長對後南樓碧綠忙裏朝宗齋波景閒中事業泰
禽魚特身博健康無爭挽世歸淳服有書屬和兩章
描景仰如知名下士非虛 辭厚字厚之雍河西蔚州
西後北文南信岭字大樹獅石川美山人官校理道文請改道文
元字仲初雍貽村宋陽人官吏判道文景○鄭林德
唯吉宋圭菴齋翁鄭州陰士號申企齋之漢中灵川
潛林雍湖等先等見上○成昌山希茹並見上
乙巳禍作避菴公被劾還清州村舍追溪先生寄詩
曰圭菴昔在風塵中清洒不作風塵容今歸清州學
耕蠔清城敬城如姑射肖將學厚人雪膚一掌一瓠
帥頗回五岡天地有至樂非金非石非絲竹何用老之
人豐我遠禍抱宏編莫是非丁未有後命全義即至

公跋德傳方沐浴就死貽書諫其弟禁其毀
后土實表此心二子託君為何愛為其戒子書曰
母以朱之被禍汨抑勤讀書戒酒色喪事從儉無違
禮負姨向生不如無姨向死畫畫乖動漾二有生意
甚平日所未可見矣時年四十九今上初年命復諡
立堂上刻請加贈不許追諡姓李名滉字景浩真寶
祖南友從祀文廟○穌齋卿
秋坡見上○圭菴子岳遺處
鄭磏順朋之子也歸止意生而清秀及長無所不通
如天文地理音樂醫衆等數事語皆不學而能當遇
其父朝京師學黨人語皆驚異之趙叔六品兼醫正

象三學教授歷抱川縣豈當其父上疏之時力陳不
應回大忤不見容屏處于外多在果州清溪山楊
州揀藩里皆使奴子齎藥清早未起時直服之乃妖
言語未衰病卒年四十餘其山居始能知山下人所
為之事白某家方為某事後驗之果然蓋其學似出
禪家陳摶之類也確字士潛

遜山方肆陸居有人以詩文書其壁黏于街路或去
之遜山指為其時被黜者親重欲有書遽捕窮治之
人拷掠慘酷且禁中外毋得學習詩文　中興金安
老專權肆毒有黏於倅樓柱下安老及許流芳無擇

等之罪史時貞生死未久持議者指貞子思順而為
株累獄中 明廟丁未鄭元慤出良才疏薦有青田
女主執政於上若李氏等矣權於下云云杉並三
公尹仁鏡等之鄭順朋等請加罪乙巳連累之人或
死或竄有參考趙字誤夫海州人官至參判仁鏡
子鎖之故予人官領相道考成
三陟放逐直國也新羅時稱悉直州景德改名陟州三
我 太祖以移祖外孫陞府王賜江陵節於府使古
老人云移祖薨後在廬地洞自此陵在東山里江
陵已屢因兵事今本道將可定差使員抄發軍
人送尊而後頒隔安始出役山役有良於代停送尊

之命云盖年代久远又无可证文跡故停之也
李一齋恒長于漢帥少習马氏勇人之英豪之敵
年踰三十始悟為學乃讀大學退居于李仁負心年
化已多若泛觀他書恐不精力当就大學上做讀仍
思為修身事業如此則達道妙味自浹胸次湖南就
訪其廬由是有名　明帝重其趋敘六品駙名咨訪
治道除林川郡守未幾辭去今上朝下教書徵之除
掌令不就恒之學名博而先約其於義理或有不透
處人有在之者因時有成憲焉于報退　明帝朝
召到問治道除職不就今上朝累除掌令執義皆不

趙向奎恒字恒之星州人運字健
叔歸大谷昌寧人庸業正
洪耐齋仁休嘗游関東有得退溪先生跋其後耐齋
沒後十餘年退溪過其游山時同行偶人書贈曰余
友洪上舍耐齋克承道甚力孝事親喪過毀滅性痛
哉耐齋平余以游金剛山歸余為之敘題今不復
能記東還舟上偶逢丁僊乃與導游山者能言當
日概歷事全盛浮文之聊以一詩見情云楓岳久聞
天下勝洪君早惜後來賢盛時重遇游俯陳世今
嗟遇律禪只為相從同學道非緣長壯獨求仙次趙
風雨歸江上回首平生思惘然趙庵名仁休字南
陽人中生員

許慎說孔風度俊通神彩瑞玉推重於衛流傳為本
實判書不度閑前區別皆形不太露竟為考定所
搆陋論孔洪原平生好義每受淨俸計其閑度餘皆
別藏隣黃顏若有卷則收之有急則賑之及死之日
家無儲積之厚守偏之外孫宦楚成退奪
入官悔之
世宗朝內侍別監金元孝匡齊至穀三十總贈通判
一張元孝喜於人朝人時種植者小匡者必林種於
浦邊貴如要之名於內者所來西豬田種者全孝元
孝元未
文宗朝江原道春川府民甲致孝母每年九十常

侍側以至扶腋具饌物隨母所欲而進之母食乃
寢日以為常又歲春社宴同里人極歡以悅母心同
府民列百生亦牲至孝母年垂九十常奉湯藥無少
倦色又不擇寒暑身自迎猶得甘旨以慰母志
宴娛僮親族以安母心（扶掖之掖一作夜序似是）
嘉靖甲辰上昇遐上廟號曰　中宗　仁廟傳位又
至當慶朝先獻之時擬獻及王使宗廟又安有中興
之功故稱祖何如回答曰昔宋高宗議廟號之時或
欲稱祖尤衰以為漢光武以長沙定王之後入繼大
統故稱祖高宗雖中興以徽宗之子直繼欽宗不當

稱祖云。我朝 世祖之稱祖者以中興而以第德
元故也大行喪亂中興垂德成廟之統稱祖未穩上
令更議大臣等以議論大事朝議迄定不可更議
領相尹殷輔病革 仁廟教曰輔相之職百責所萃
相得其人則治且安否則敝之隨之故古之明君皆
重相臣之選必擇鴻儒碩德之人而任之至有拔
於版築之中者今首相之缺奚如之廼兩相次陞當
此其代惟我先朝培養人才不謂盛矣擢而授之必
有其人當慎擇有德望者以庶其信孚心否德惟遺
大憂懵無所察凡維邦重事皆特大臣小臣僚輔國

之福也柳灌李芑考卜落點于芑而可劝庸芑而灌
代之(當占之占似是卜字)
仁廟乙巳三公尹仁鏡柳灌成世昌等啓教文內洞
係國家之言成廟朝不知事因此有之而慶朝
因循用之此非朝宗之法又非人名教文所載物議
未便久欲正之而領教之日例以匆忙未及啓稟今
者正始之初不可因用奚論請改之答曰洞係國家
之言如啓言之可也明廟初年竟寢啓仍之
尹任乃仁宗之舅也以戚人在中廟朝擅宗政
尹元衡即文定王后之弟也為人姦邪至乘雷霆專

安而見棄清議佺即中書之舊皆不得參焉憤疾士林一時除逆之事又各有所主互相詆訾遂有大小尹之說孫語諫曰戊戌年中宮忽降內禪之令中外莫測仁宗淚泣固辭乃止」又東宮有火災藉云指為人火大司諫李淸臣上劄有曰藥脆之漸易至騰焰之克之階修成厚階云云薛侯大感識者憂之仁宗嗣位即擢尹等之惡不書考判官以慰忠厥之心也大司憲宋祁劾論劉甫月之奪官實資一時有長慮者或恨甚心甚欲甚停論特薛之徒爾特薛名以引識云云不祝特薛之妹夫成悌元清修如古特薛心重

心言無不從悌元一日與雅壽同宿從容談及不必
堅執之意終不回至反覆重言則佯睡不應雅壽平
日能處已受言尚能如此事乃固執如此及元勲薄老
寡學雅壽并被害（注）故平人章敬王后之弟武靖侯
相鄭氏。寡字作望。咸安人官大諫。諱壽字眉叟。號
圭庵。官吏判。恩津人。通文簡雅壽字子敬。號東
洲。昌寧人。官知
仁甫居諒陰執喪盡禮奉慈殿至孝。每下請慰狀必
保聖躬不從日以遠豫。乙巳六月二十七日。庸慶
會楹柱重於棄柱之鐵。而被裂。仁甫方疫。馬問曰
庸慶何處。答大妃殿驚動遷。遣內官問安。七月初一

日上仙　仁宗有上聖之資姚德春年三十年及所
位中外以為太平之治可見遺心神陽初野逃痛若
喪考妣遠方儒生以至居人累狼奔哭闕下者相繼
期月之間其德澤感人之深如此
仁宗大漸傳于大臣曰予疾時不興予無嗣子先
父王嫡子惟我與慶源大君二人而已某宗諱第年
幼聡睿夙成可付後事卿等其共輔立之　明宗時
春秋十二歲領左相尹仁鏡柳灌等啓曰欲立承傳
教遂引見于內殿傳位單子踏啓字而出又名見任
近侍等倫竝疾病如此不得俟孝昌卿等不得再

為相見之意皆伏地擁泣而出
仁宗自在東宮半天老元勳又第女後閒而宮必欲
生禍及　中宮上昇日閒乘輿于慈殿令　仁宗不
自安而元老太為邪毒人皆切齒　明宗嗣位成服
後翌日三公六曹參議以上論列元老罪惡請去席
而引玉堂亦啓之累日乃命付處外方未幾柳灌等
被罪元老召還初議罪元老時獨李浚慶以為
幼主新即位毋庇至親不可罪之家不聽時　明宗
幼沖大小公事悉啓權同聽斷　元老元勳之又
尊廣州人官領相謚
忠正配享宣祖廟庭

乙巳八月下敎旨于禮曹參議尹元衡處乃罪尹任
柳灌柳仁淑等事也元衡諭于大司憲閔齊仁大司
諫金光煜於是兩司會于中學齋仁光煜發議欲罪
任灌等執義宋希奎掌令鄭希登李彦恢持平金磷
金赴文司諫朴光佑獻納白仁傑正言金鴦祥柳希
春等以爲當主少國短之日好細之徒肆動浮言不
可因此輸劾大臣議不一而罷翌日鄭順朋朴百齡
李忠元許磏等來啓國有大事請面對上及宣政殿御
忠順堂仍召領府事沈貞府院議政尹仁鏡左贊成
李元翼兵曹判書權撥左參贊丁玉亭右參贊沖光

漢禮曹判書尹溉判尹李思鼎、及兩司長官等入侍
順昤等進啓任薄仁淑之罪蔣仁元維敬論劾而為
下官所止不得論啓請令輕重罪之左右或言可罪
或言不可罪者延曰事如光明正大不然恐有士林
之禍若殿教曰生禍士林亦好矣如余當任其過薄
(相繼)仁淑吏曹判書尋因順昤之言以薄仁淑附尹
任謀危宗社任統為安置薄仁淑中道付處大憲許
磁大諫羅世績等合司論薄等以謀危宗社罪之罪
名過重仁鏡及芑等亦啓其罪名過重順昤又上疏
歷數任薄仁淑等之罪若慈殿不教殿下教旨答曰任薄仁

淑死順帆以下錄勳初佩保翼功臣後改衛社初曰衛社協謀弘濟保翼功臣改曰推誠協翼炳我文雅之道序加藝尚州人官贊成○希仁字希仲佩之名貽興人官贊成○希孟字天章佩台老台壎人官敎義希登字元就東萊人官亭令○證敬恕彥姚字仲孚佩三溪延安人官掌令○儒字學光慶州人官副學○光佑字国耳佩潛昭虛一號墓癡安陽人官執義○謚貞節仁孫字士傳佩休菴水原人官參贊○謚忠肅舊祥字孝進佩梭陽清道人官史議○希春字仁仲佩者菴善山人官副學○謚文節○石岭字仁順佩梶高善山人官贊成○謚忠憲退前既字汝沃佩晦齋城平人官左相○思翼字彥猶茂松人官工判○謚恭胡世績字玉承佩松齋羅州人官大憲

同日順帆等面對乘任等後啟納白仁傑獨啓曰自上政事雖細微之事當先明正大今者尹任事當議

于院相向處之向內降敕旨于尹元衡使數三事臣
奉敕以宣其罪定罪則是向其所以罪之者大失事
體後日好細之徒又因此論而得志況罪人不正名
定罪延後國人皆曰某人以某事被某罪也尹任等
三人之罪只曰違宣無狀而已無傳旨緣由非
國家法典之常也尹元衡受旨之初當防啓曰如此
秘密之事使他人處之恐有後弊況人臣親承順旨
之弊將誰救云則上無處事之失下無貽弊之患而
遞自相通于李相使國家之事不得出於光明正大
請推考以勵後仁宗嘉納尹任論啓事議于臣等后

六三

等以爲國有大臣六卿此事不出於此乃出於密旨不正其言齊仁等不以爲延遂不論啓此爲何矣而之與之失罔對時不啓亦爲非矣以閔齊仁以慶府長官國家旨之下奉生杖臺相之家有罔傳令事乎是雖出於爲上處置之心而臺諫之體則掃如矣執義宋希奎司諫朴弘佐與臣所啓之意相同而不即決啓徒煩辭避未免遲延之過非所以責有司仁以下請并重罪臣啓曰啓言事於宗社功効不淺臣之事也啓意無他文義爲仍命拘六卿以上傳曰白仁傑假托以正庇護姑徐深受國事者不待自安先

羅因其府推問大法家奏上下并羅職事仁德等
問答書陳心言得罪則士氣挫沮請思其思安不允
仁傑原情入路後因兩司啓令勿推放之
柳灌柳仁淑尹汪等被竄權撥落因自先朝七年凶
荒今年秋雨大止民生可憐自昨日大風連雨害稼
不止小臣之意以爲大臣竄逐此國家重事而其罪
未正不分明恐或天意有所懊悔也近者會議人皆
不知其端今若以謀危宗社罪之則乃人臣極罪名
之不可不明幼主即位未滿月遽竄遠大臣人心
不測其端又因諫臣人必畏言而不敢有所論啓也
六面

尹任雖被重罪不足惜竊料主上如因此用心不合
而生病則豈小補之累哉爾主於主上如有毋道
焉尤不可不思也況後自古有之書之明君不以此
罪人也柳灌素有順病朝歌則著重衆于朝未嘗傳
屏鐸而聖又無子息不敢主辭扶病力行者是與國
同休也柳仁淑又得上氣症此等老病儒生位極人
臣豈有他心雖有至心今則定罪則可以儆後人心
今若素行疏中清廉致孔則人皆曰國恤之也依願
乎心察之体情罪相稱羣心安焉若因此事執不知
之且引災變及人加罪而小臣竊心依憂不忍於

罪後則猶可說也此災之出久矣恐未好人而迷也
世宗朝陸慶臣父正被重罪若有罪者則不可
置親侯之朝廷如是國事尤須平心實考初擬特陷
革持政院未院相李元迪尤多齟齬之言李元迪心為
如是則反激而使禍動後前去其中尤甚切齒之言
院株去擬把勝而勳曰刑設如此不如不為擬以入
薪忠順堂例考勳事旨動奪官又加罪付委翰州
心平今上朝廣尚道觀察使朴啓賢狀啓請廣興
忠義大節命贈左議政擬曲東人此乃之禍久廣
後用盧懷慎義休之看宜宋穆事海之曰權宗真
李五

宰相中之宰相也 昭憲女即領相
安孝公沈溆
宰臣監司合明徵詩政院啓啓桂林君瑠乃尹任之
三寸侄也任侍以為函謀瑠而必知其情是厲世君
蛇足之心妻切親也年尚稚弱必無計慮而無知之
人以其親侯於諸君之中或有倚重者當國家危疑
之時委功事務之重藉此為私階者不保其必無也
請并柬左議政傳曰為國計之嘉忠良也瑠此下書
八道大索免山野竟李坎男捕得瑠奴銀哥杖安邊
境黃龍山中前後為便作土室心居穢之食藉初不
服壓膝始刑乃曰尹任語臣曰主上有眼疾行藏

政平風俗若及汝中當立矣其先謀部次則柳濬杜仁恪皆當權宰相可以謀于朝廷而為之云之遂報之明徐報動坎男趙三資陛堂上明徐為儒時造名儒參貢良科拜秘文著作為罷科即宰仕為初事刊詩自未幾復登第改頭換面超時警利回此一世耻物議集部今上朝前青默外心死玩此嫉洪氏此語感激士安世遇招納中往婢子毛猶稱名者云是常也入大內傳通讀書者也請教之先生有於得仙業感讀閒於觀庭者甚書眼日近國事淳至殊常不知死所在深注欲修文住於此及處公及處三字語本語此未知何

六十六

留也政丞安已通之昨日下教事之稽誰為之前日陷
害之事請速為之云〻詔為任通于某處殿之書而
遺失道中山力好思董欲任灌任等為謀害自出其
書故遺閣中而獲內者也力捕任之女婢奴婢及女
婿前注書李德蓬等鞫問獄成灌任仁叔等死後行
刑世思緣勳世通自少好邪無狀家在若義倘其友
朴蓬亭等依見偶言及今日過之於門焉駕不得下
馬於心未安矣世通作色曰汝若則犯國法矣我當
進先即呼其婢子曰時我圍領未又閉蓬亭于室中
戒家人守之遂詣政院先蓬亭之罪而言成吾其妖

安世禹乃昆弟平日心術如此 徐應宇李阿昆州人
貞觀林進士咸陽人
遠子宦都守
嘉靖乙巳十月太和李史詣闕陳情曰正者定邪向上
不動靜者自定當人心感服 余注時尹任柳潘柳
極刑杜光依韓詔鄭希登劉柳杖 李輝李德進被
劉源李若冰李若海 李霖羅諭遠竄
成世昌權擬宋精彩 韓淑李春 金拔宋沈荃李尚
翠未彩李霖羅諭劉源李若海 李中悅劉奪官青
金端李中悅劉陽死
輝字西明昆州人訓齋忠樓之 程宦僉撫劉字伯
孫編纂翥玄民人官司陳郁字從 東萊人薛仁之
任宦牧使淑字善湖 安定人宦副學陳字仲遠東萊
人宦孫青若冰字若初 編纂名廣州人宦史伏名海
字景容若冰之弟宦遠學中悅字習之 編果齋廣州
人正獻公洞慶之子宦吏正淑字子純 唐津人宦大
憲處字伯誠 咸安人宦刑部郎字孝先号新齋羌
山人宦司諫考字天老宦正志青松人蘭字子芳熙

六十七

按科語燭字景州人官奉禮○一本
晦忠恪之子煇李蘭作李爚當更考
之後第官史正
注曰已名人然則爚似是
燭字
嘗此皇諫必未及聞見地李天啓李漫權勿李淮無
異於金儲華丁煇布只遞而不罷請將彼罷此任
者已仰之人徒以自己所知為賢良而取之其時不
能成篇者則已矣成篇而呈則嘗參無遺是嘗至公
之科舉乎 中宗命罷其科 仁宗大祥之文令後
科仁宗文孝英任三父子入特初欲以風勵為君
勢不得為近後傳位于王上此安知非任之美休也
請最前其科上允之 天啓八下五人皆制策宣詩過
十餘日後啓曰更聞則李漫沈不知是非者也請

還收前壽之命喜色之使元孫力言漢之忠臣不避
時論也上命敘用天聖中宰相王曾以人之好惡
靜者處官監司横生事端張若谷高象先
進簡○注子與仁武卢正與信西合傳○元孫字廷
瑞右相若之子官工部郎中
尹元老元勳既薄老又爭權相軋且元老横不薄
考功自多救怨言兵衛佐自春坊上疏論之老派
惡必為指斥先廢以儲嫉娘指仁宗為舅暗重祝其
早天方其大漸之時前此之薄李逢陽卜其吉凶幸
其不吉且語臣曰沙門之功臣又不固乎李邕
年已七十餘矣許玄默順州皆有母其能久存於世
卒八

乎大之大此丁丑年再封今三十年矣士夫登第三十年三朝者亦鮮太此皇能之乎大此第盛後上心亦何以知之何曆數大功臣見效者回某也如某某也如是云云臣子所不忍聞之勳順州等不忍被之老之後如武三思之為者且及其身居很悖之此上批大臣未共踪罷之老臣（李注時為致事都正）而又徙倫之命遂竄未幾病死（諸年字考久得追復平人官吏判）

丙午四月議政府禮曹以議政府啓清白行上護軍朴守良大司諫趙士秀工曹正郎金洵考行東曹佐郎洪霊幼學朴民献等奉卞勳号等加資或陞職有差

守良字君遜奉仁人官三等士夫字季任歸松陽梅
州人官三等諮文貞白一本作珣一本作珣伐閱攷
作珣珣字似是科譜珣字厲不著山人官工正○景
字太虛南陽人官刑部員外郎孝良獻字希正歸安庵
勳男爵溪人

聖德人勳典宗解五行推卜之術杜門屏跡列壽士
大夫五往弔餘慕殿大殿五往有先分後分之役陳
後君興興宗同鄉相知發其事三省交劾降連宣城
尉子南沂等并被極刑後昌宇遂初貽陽人官大處
成宗第四女慶順翁主沈○宣城尉南致元宣寧人尚
氏出○娶沂即致元子

許贊成琮少從學於金慕齋之門有時望初雅與順
明等同事而至加以報遂由士類非其本心故罪

灌等之時論其以謀危宗社為罪名過重厥後無有
伸救士林之言嘗自歎曰我其為小人之多悔矣遊
事及陳後岳拜司諫磁上疏辭職因論後岳生梗
徼姓好回刁諫重職也國政顛倒物情憤激而無
一人為殿下言之云云其後尹元凱為大司勘磁托
以漢國陰謀之徒排斥為國之人使是非顛倒罷之
後加罪遠竄而奴降勳一等為三等
磁未乙巳之変伸救士類見忤於李芑及保勳之日
自上有并保勳之意諸子第可保者之教磁固辭此度
而蒙允他五臣子第皆不得保惟順興子碩濟彦孝

芑作色曰吾臣義當與國同休戚今此并錄之教公
何獨薄之固布芑由是益不快磁後為錢長兼帶典
鹽提領芑敬公其親信鹽商乘千餘為典醬者往往
帶行錄事來請于政廳磁怒捽致其錄事于庭下責
之曰余非政廳執筆小吏汝安敢以如此之事來言
乎竟不從之芑之延鹽溪時閔齋仁亦以仲叔士林
潛眾論居公州衣食不能自給磁聞之以其家齎米
除唐津縣監為齋仁有以賴也好慮衛之貪磁語
所親崔汝舟曰乙巳之事竟至誅戮心常恨之汝舟
深服其言而不肯磁與李芑有隙也及與李芑共方

欲陷之無辭及聞汝舟之言遂疏大寇陳汝昌引諫
李無疆等劾之汝昌當以磁上疏論之而無疆
亦以不見容於磁衛之者也而皆芑之腹心也三人
相與搆控劾以庇灌逭賊及江齋吳除庚津事初付
廣手黃海道延安府即日又定配于江原道杆城郡
即日移配于全羅道采安郡翌日又移配于咸鏡道
洪原縣未幾芑欲請加罪殺灌滅口搆陷仲諧嗣未及陷
而芑景死諭中磁得免在洪原踰年病卒玉堂上疏
極論甚無罪見陷之狀上亦悔怪遣官致祭渥仁
諜知德昊之時素清幸免也 礪字景舒號禹竹官府
使齋吳宦蹟逸○汝舟

海州人官郡守二相滉之父也○無骾
字景休陽城人宣廟朝以好鬼論死
李芑在中宗朝以臧吏女婿不得為顯職好議以芑
有才可破格許通或以為不可李芑迎為大憲芑主
可通之論芑遂濟清顯後芑迎識破芑心術不正為
慶尚監司時誘都事李天路同延親時儀李芑必作
相芑為人凶險忌禍士林天路俄拜持平芑為相八
劾逐之由是芑銜亡迎及天路及芑後相嘗於經席
啓曰李亡迎有學問人望重矣然其心偏為全州府
尹上疏以輔養東宮為言東宮自安又何輔養其心
不可知也東宮失火亡迎欲推其所自出其論不正

主上即位之初乃為十條條之戒至以為封還內降
勢人主手足是皆元迪與柳灌共為之事也是以忠貞
為社正而猶且見信動籍安享壽位且賴元迪得以
幹通於臣固有大德矣臣以大義不可不啓而又啓
劾之亮迪前動前書未蒙遠竄天啓亦被竄(臣妻崔氏光州人郡守衰之女)
三公尹仁鏡李芑鄭順朋啓曰祖宗朝元勳不在卑
秩矣尹元衡乃違議之首也者而久滯從二品至為
未安請速陞用答曰今此再安宗社功豈偶然但元
衡則切勿敘欲徐為之矣予是啓也知道理之陞資

憲
黃海道白翎大清等島有某處人上洎送作屋宇設
治舡造司鄭大年發軍捕獲四十餘名分因詰問
推閱皆唐人避役潛來者也解送上國ㄴ非如走回
人之比只給口粮不給衣纏大年字敬老鄭思庵孝
某人官二相諡忠貞